



乔淑丽 主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一去永不回

往事如烟，一杯清茗的午后，一卷诗书的夜晚，一颗飘逸的心灵，那是辉煌之后的平淡，那是付出后的得到……

当代女作家情感小说精品大系

当代女作家情感小说精品大系

一去永不回

乔淑丽 主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当代女作家情感小说精品大系

- 主 编 乔淑丽
出 品 人 张四季
责任编辑 陆 风
出版发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 130062
电 话 总编办:0431-86012927 发行科:0431-86012939
网 址 www.shidaichina.com
印 刷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200 千字
印 张 65 印张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87-0912-4
定 价 298.00 元(全 10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不要拒绝爱情，虽然她曾给你心间涂上了一层永远无法抹去的哀伤色彩，但无论怎样的情感历程，太阳照样升起，月亮依旧皎洁。往事如烟，一杯清茗的午后，一卷诗书的夜晚，一颗飘逸的心灵，那是辉煌之后的平淡，那是付出后的得到……丰富的爱情描述，激情而浪漫的情节，暧昧和充满遐想的酒吧空间，无不焕发出浓厚的时代气息，更有少男少女的朦胧体验……当我拿起笔的时候；我深深地陶醉在这个世界的所有爱情和浪漫之中；当我为这个世界里如梦似幻的爱情深深陶醉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提起笔来。

本丛书所选的均是当代情感小说名家，作品反映当代都市青年的物质追求与精神寄托。作品语言生动细腻，清新雅丽，富有诗与散文的美，展示了女作家鲜明的内心世界和艺术风格；小说故事生动、情节真实感人。全书氤氲着感伤、忧郁、悲婉的氛围。这是一曲生命的恋歌，也是一曲爱情的赞歌。



目 录

一去永不回	1
情 人	67

一去永不回

池
莉





十八岁左右的时候是人生最苦的阶段——这么说谁信？没人相信！所以温泉从来不诉苦，事儿全藏在心里。待业一年半了，父母让她怎么她就怎么，不发一点牢骚。平常做三个人的饭菜，星期六晚餐做六个人的饭菜。她从不对人流露她对星期六的厌恶。

饭吃到中途，温暖说：“该有点儿好汤喝吧？”

温泉注意到哥哥自从提升为科级干部之后便开始频繁使用问句，说完还哈地干笑一声。将命令用问句形式下达，他一定自以为非常有独创性。

母亲赶紧说：“当然，每个礼拜六晚餐我们都要为你准备一道你所喜欢的汤。”

为你。她说为你。母亲一遇上要对儿子表达感情的细节时就会忘记是否伤害了别的人。

父亲飞快瞥了温泉一眼。说：“温暖每周六才来吃顿饭，客人嘛。”

温泉觉得父亲很笨拙。此地无银。欲盖弥彰。温暖北京大学毕业，而她连个普通高校也考不上。温暖是爱情的结晶，而她是花色品种。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温泉宁愿公

开承认差别。父母的掩饰使她感到恶心。

母亲对温泉说：“上汤。”

“嗯。”温泉答应。

温泉正在吃一块多刺的鱼。母亲说：“温泉，能不能快点上汤？”

“好的。”温泉慢慢放下筷子，泪水忽地涌进眼眶。温泉竭力忍着，眼眶胀痛得不得了。

尔红说：“汤在哪儿？我去端。”

坐得笔直的母亲侧过头制止了尔红：“你别动。你喂好温鑫就行了。”

温暖说：“我去吧。”

温泉说：“你们都别动。我马上上汤。待业青年不工作谁工作？”

“别油腔滑调！”母亲说：“我生平最恨油腔滑调的人。”

温暖说：“温泉不过是幽默一下，是吧？”

温泉本来不想再说话的，但她不愿让哥哥袒护，他似乎他优越就能袒护别人。“不是。我不懂幽默。我只是实话实话。”

温暖一点不介意。少女常有的尖刻。他和父亲相视一笑。母亲忧患地注视着温泉走进厨房的背影，说：“她今天怎么了？粗鲁得象个工人。可你们还笑。”

温泉捧着满满一砂锅鱼头豆腐汤轻轻移步。汤来了，先生。汤来了，太太。汤来了，少爷。父母亲及哥哥肯定希望生活是这样，也一定希望汤来了，小姐。可她不争气，只受了高中教育，因为找不到体面一点的工作在家干粗活。





其实,即使温泉考上了大学也成不了小姐。温功达和张怀雅结婚时就是两张单人床一拼,多少年来一家四口住在集体宿舍的一间房里。根本没什么育婴房之类的设施,简陋的环境里哪能出什么小姐?可温家的教育是温良恭谦让的一套。在知识分子成堆的钢铁研究所宿舍大院里,大家崇尚这种家教。结果一院子的小孩全都富有礼貌却胆小怯懦,心理阴暗。温暖在十五岁之前经常在外面被打得头破血流,十六岁下农村后才开始学会打别人。不过他没总结过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如今在他有了一定社会地位时,他反而觉得父母家的气氛非常适合他。温泉十八年来从没离开过家庭一步,她只觉得生活越来越别扭,但不知道为什么别扭。

温泉含着些微的笑意依次给父母哥嫂侄子添汤。一人一小碗,想象如果在汤里加一点泻药的话,这家人就会泻得人仰马翻。为什么他们老拿她当话题?

母亲依然认为她的女儿决不能当工人。父亲则认为不能绝对。实在没有进医院的可能就应该去做工人,然后上电视大学,然后当技术员乃至工程师。温暖不同意父母的观点,温暖自从当知青后就从不赞同别人,凡事都有自己的一整套见解。他断言温泉的性格适合在某个闲散的机关办公室做闲散的文秘工作。

温泉小口小口喝汤,一副置之度外的表情。没人会考虑她的意见。没人注意她想干什么职业。

在一旁注视了温泉很久的尔红说:“温泉气质风度多好,怎么不去深圳那边闯闯。听说漂亮女孩在那边很吃得

开。女孩嘛，读不读大学无所谓，关键要人生得好，脸蛋身材就是最大的本钱。”

“尔红！”温暖赶快制止妻子。但父母都已变了脸色。

母亲说：“尔红，我以为你到我们家几年会有点教养的。你真让人失望。”

尔红僵坐在那儿，似笑非笑，似哭非哭地抽动着五官。

“我怎么没教养了！”尔红带着哭声的嚷嚷把大家吓了一跳。在这个家里出现这么凶的嚷声是史无前例的。温暖喝斥道：“住口！”

尔红掀开椅子，索性大叫大嚷起来。“我受够了！”她火山喷发一般：“这个家不让这样不让那样，哪来那么多臭规矩！温暖你少来，我给你生了儿子你还要怎么的？我是为你妹妹着想，我错在哪里？”

母亲指着尔红直哆嗦，说不出话来只一个劲流泪，父亲过来搀扶母亲时碰了饭桌，一只盘子摔到地上破碎了，碎片砸了温鑫的脚，他捂着脚哇哇大哭。温暖没法再保持他的温文尔雅，左窜右跳地抢救着，象个救火警察。

只有温泉安之若素。这个星期六的晚餐一点不令人生厌，她觉得。真好。真是生动。没用泻药就人仰马翻了。





二

晚上,在父母安寝之后,温泉关上自己小房间的门写了一篇日记。夜深人静,小房间拉上窗帘,只燃一盏小台灯,世界变得微小而安全。温泉写道:

尔红真他妈可爱,建议我去特区。我敢说她是有口无心说的,可我们家几个人全都想到了妓女,肯定想到了妓女,他们的表情很清楚,仿佛受到了莫大的污辱。可漂亮对女人对男人都很重要这是客观事实。可笑我妈装得象天真未凿的少女,哦,我的父母。现在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了,到处在改革开放,他们不知停留在哪个时代。

我真后悔读书时没有用功,如果考上大学我不就飞出这个家了?无边无际的待业真叫人受不了。十八岁的姑娘了却只能穿妈妈做的棉绸连衣裙,还不许戴花边海绵乳罩,你已经成人了,可他们都把你当孩子。人人可以说你,你却没力量没勇气反抗,因为你没有职业和经济收入。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

我天天盼望这个世界有所变化,哪怕战争,瘟疫,车祸,地震。只要不让我干护士,我憎恨妈妈的职业,害怕鲜血;让我干什么成,甚至当妓女。尽管我没谈过恋爱,我对普通男人不感兴趣;尽管我讨厌下流的东西,但我可以干好某

种职业。只要能离开这个家,让我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我万死不辞。

写完后,温泉畅快地扔掉笔,往她的床上一倒,目光就穿过天花板飞向了广阔的天空。

一觉醒来,已是凌晨两点。温泉从日记本上撕下了这页日记。在月光下,温泉又读了一遍。然后一条条一缕缕撕碎了。温泉有日记本,但本上没有一页日记,有的只是撕去了页码的厚厚的毛边。她没有地方藏日记本。这不是她的家。不论她多么精心藏匿,她父母都会嗅出来,会偷看。母亲要是看见自己整洁规矩的女儿写这么野的日记,准会气疯。

温泉把日记碎片包在一方手帕里,打着赤脚悄悄穿过客厅来到阳台上。她抖开手帕,碎片在夜空中飞散开去。当太阳初升的时候,清洁工人将扫走马路上的纸屑。即使扫得不那么彻底,父亲上班时踩到了某一片,他们也决不会想到那是女儿泄露内心机密的日记。

温泉静静立在阳台上,无声地流着她青春躁动的泪。

事情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这一天是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五号,星期天凌晨,温家刚刚度过一个动乱的星期六。所以温泉将永远记得这个星期六晚餐到星期天凌晨所发生的一切。她的命运在这一天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三

这次行动是事先策划好的。这片街区的待业青年管这次行动叫新Z行动。当然只限于几个核心人物知道。温泉也是待业青年,事先就没闻一点风声。扎成一帮共度寂寞岁月的待业青年给孤傲清高的温泉取了个绰号叫“中学生”。因为温泉的打扮完全和中学生一模一样。

行动策划于密室时,他们研究过温泉。了解温泉的人认为她不会有任何危害性。“凌晨两点多,那个妈妈的乖女儿早洗得干干净净在她散发着香水味的床上睡着了。”他们说。有个男孩子兴犹未尽地补充一句,“一定还穿着洁白的睡衣和三角裤叉。”

“得了孩子们。”李志祥制止了男孩子们。这种过嘴巴瘾的把戏使他不耐烦,策划就是策划。他们是请来的“杀手”,他要有万无一失的把握,至于温泉,他已经猜测到是哪个姑娘。他每天早上上班从那幢七层楼下面经过,经常看见一个朴素的神情安详的女孩手捧不锈钢饭锅穿过马路去医院食堂买早点。她的饭锅总是擦得锃亮,别人都抢着走,而她则让着自行车。如果能遇上温泉,他私下认为不一定是坏事。

一切如期进行。这夜月色也很好,李志祥喜欢好月色,

免得他开灯。

凌晨两点，一支吸管贴着地皮从门缝伸进四楼二号吹进去了许多烟。两点半，李志祥从七楼的顶楼阳台顺着下水管道下滑。当他滑到四楼时，他和温泉同时发现了对方。

温泉先说的话。她只是略微吃惊，但并不害怕。

她说：“当心。三楼的管道断了。”

李志祥忍不住笑了。他是第一次遇上不大惊小怪的女孩他很亲切地说：“我就是修管道的。请你进屋去，乖乖睡觉，好吗？”

温泉点点头，进去了。

温泉没有睡，但她不敢再上阳台。她坐在床上，双手抱膝，心口怦怦乱跳，脸象喝醉一样酡红。她几次怀疑自己是在做梦，用手掐大腿却分明感觉得到疼痛。

年轻人有张棱角分明的脸，头发浓黑，神态不慌不忙，光明磊落。她坚信没有这么英俊和蔼的坏蛋。坏蛋不管五官多么端正，眼睛总是邪的，脸上总有猥琐的表情。

我就是修管道的。——她不至于这么傻，谁凌晨两点多钟修管道？那么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关键还在于他好象早就认识她。他轻声细语对她说：乖乖睡觉好吗？

温泉心烦意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哪？她六神无主地谛听着窗外的一切动静，一切都没什么异常。

父亲起床了。他去了厕所。然后是母亲起床上厕所。父母亲在嘀咕什么，准是为昨晚的事。家里发生任何一件



事他们都会议论好几天,过一段又会翻出来议论。这个家的帐本一定老厚老厚。

温泉站在镜前梳理她的长发,心中有说不出的失望,她已经去阳台上看过了,没有年轻人留下的任何痕迹。

突然,外面嘈杂起来。住在对门的钢研所副所长林克大声叫道:“老温!温功达!嘿!老温!”

林克的妻子老姚则用失常的声音喊“来人哪!”

温泉丢开梳子就冲了出去。

林克家门前已站满了人。林克家被盗了。温泉靠着自己的门冷眼观看着,心中气愤之极。他骗了她!

这起盗窃案很具滑稽的意味。盗贼只偷走了一只袖珍收录机。这是林克的独生子林壮用来学外语的。林壮和温泉高中同班,他考取了湖北大学外语系。他每星期六下午回家,过一个星期日,星期一清早上学校。收录机是他随身携带的物品。偷走收录机并不有趣,有趣的是盗贼反锁了门并带走了钥匙。林家对于打不开房门比对盗走收录机似乎更恐惧。大家又怕撞坏了门,于是叫来一个锁匠,锁匠声称这种四保险锁相当难开,要了十元钱工钱。结果他用了不到一分钟就撬开了锁。老姚披头散发从房里冲出来,扔给锁匠十元钱,骂道:“趁火打劫!骗子!”

房里很整齐,没有动抽屉什么的,几只凳子是故意放倒以造成混乱局面的。在林壮房间雪白的墙上,有个用炭棒画的巴掌大的字母:Z。大家纷纷猜测这个“Z”是什么意思。有个十来岁的小男孩说:“佐罗做了好事之后就在坏人那里划一个z。”哄笑声把这件盗窃案越发烘托得象桩恶

作剧。

保卫科的人是在上班之后赶来的，警察也先后到了。温泉始终站在外面看着这一切。温功达夫妇好几次叫她回家她不回家，张怀雅气得没吃早点，一直坐在客厅，等待女儿回家和她认真谈谈女孩子的修养问题。

警察询问林壮的时候，林壮脸色不好，垂头丧气。

“你有仇人吗？”

“没有。”

“你能描述一下收录机吗？”

“我的收录机是从日本带回来的，用了不到半年。它很好。市场上卖八百多块钱。”

“你有仇人或类似的反感你的人吗？”

“我说过没有。”

林壮抱住头，不愿再说话。温泉想：林壮才象个小偷呢。

林克告诉警察：“我们这院子里的小孩都很有教养。这种案件纯粹是小流氓制造社会混乱。”

警察到温家来作了一下调查。温泉心虚得要命，生怕警察问她什么。结果警察只询问了温功达。温功达说：“我爱人昨晚头疼，我们电视都没开，很早就寝了。一家三口是听到对面叫声才出门的。在这之前，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张怀雅等警察一走就叫过了女儿。温泉坐在母亲身边，低着头一动不动。张怀雅谈了半个多小时一个高雅女孩应有的举止风度然后要女儿给她倒杯水来。温泉无动

